

■新作推介

糖匪《后来的人类》：

“后人”如何成为科幻文学的“新人”

■曹禹杰

新人形象向来是文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沿革与流变离不开新人的登场及其引发的一系列争鸣。当然，文学并非是贡献新人形象的唯一来源，除开虚构的想象，生活同样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新人形象。回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人谱系，无论是五四时期的人力车夫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女性，抑或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工农新人，或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都市青年，不难发现文学与生活间有着异常紧密的同频共振。

为此，学者赵园提醒我们，一方面要关注文学与生活，在创造新人形象时的同构性，“无论在生活还是文学中，准确意义上的‘新人’，应当指人群中那一部分，即集中地体现着时代精神和时代前进的方向，对于‘使命’更为自觉，依历史要求而行动的先觉者和实践的改革者”。另一方面也要留意文学的独异贡献：“以小说的艺术要求思考生活有它自己的径路，这种径路往往更有利于探入生活的深层，抓住生活所固有的逻辑……文学在这里攫住了生活。”

如果说在过往文学作品中登场的新人形象往往有其现实的投影，折射出已然发生或即将上演的时代症候，那么科幻撬动了文学和生活创造新人形象时的亲缘关系，为人们在技术时代重思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青年作家糖匪在最新小说集《后来的人类》中，旗帜鲜明地将科幻文学中的新人问题推到舞台中央。“后来的人类”既指向“后人”这个在科幻书写中难以规避的重要话题，又可以被理解为滞后或落后于技术发展的人。换言之，“后来的人类”兼具将来与过去两个维度。如果这两个维度判然二分，那尚不足以奇，因为过往的科幻作品也涌现出大量或主动、或被动的技术遗民。但是糖匪巧妙地将这两个维度扭结在一起，生成了某种令人胆战心惊的讽刺视角，创造了一种不同于过往文学谱系的新人形象，经由科幻书写提供了在未来维度思考文学与生活关系的全新视角。

在《看云宝地》中，大脑逐渐老化，不得不通过技术手段复制过往记忆的鹤来通过超越技术的宰治，重获生活的实感与生存的尊严。鹤来的儿时玩伴成音是最早一批接受脑机结合改造的“新人”，这一度让成音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在允诺无限可能的技术面前，成音毅然决然地斩断和过往的一切联系，率先成了一名崭新的后人类。然而，面对飞速革新的技术浪潮，成音不曾料到时代的风口转眼间从脑机结合转向了“云”，“抢先起跑，却选错了跑道，跑到了技术发展的岔道上，被彻底放弃了”。

在成音身上，我们看到了过往的文学形象在科幻书写中的回响。他急切追赶时新的技术，好似意气风发的吕西安或高加林对资本的渴望，对成功的向往或对阶层跃升的期待，过早也过紧地把自己的成长发展和外部的时代精神紧密相连，却忽视了潜在的风险，因为个体无法永远紧跟时代的风潮，总有一天他会从时代的追风者旋灭为弃儿。

值得注意的是，糖匪对成音的探讨并未流于单纯的否定，而是开启对于新人问题的辩证思考。“新



人”之所以“新”，不仅仅是因为他接受了技术的改造，同时还因为他处在某种参照系的比照和他者目光的审视中。相比家境殷实的成音，出身平凡的鹤来自然而然地把自己视为落后的旧人，将成音指认为令人钦羡且超乎想象的新人。新人与旧人处在无法割裂的结构关系中，表面上看，造成新与旧结构性对立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财富与阶层，但糖匪通过翻转成音的命运和鹤来的选择，撬动了这种几成定论的惯常认知，并且引入了一个在探讨新人形象时常常被忽视的维度：过往的记忆。从而将科幻书写中的新人形象变成了值得追问的难题。

在先前的创作中，糖匪多次向记忆这个玄奥幽微的命题发起正面进攻。在《孢子》中，父一代发明的刺影术使得记忆以非文字的形式在代际之间传承，然而包裹着艺术外衣的技术手段是否能够真正让记忆跨越时间的阻隔，属于父辈的创伤记忆传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又从何而来？糖匪曾表达了自己对记忆的不信任感，如今的记忆不再关乎切切实实的实感经验，而是取决于传播与再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你的发声是否被看到，是否有效，有着另一套逻辑。被传播开的，才是有效的。一些话，被重复一万遍，被几千万人看到再传播，那么它就能成为记忆，被保存下来”。因此，到了《后来的人类》这篇和小说集同名的中篇，糖匪通过记忆与幻象，游戏与现实，虚拟与真相的叠套错置，挑战了记忆和自我看似稳固的根基。

在《看云宝地》中，以记忆为媒，种种矛盾被糅杂交缠在一起。如果说成音代表的是面对技术新潮不假思索便参与其中的新人，那么鹤来的彷徨犹疑则预示着另一种新人登场的可能。面对成音选择的道路，鹤来绝非无所动心，只是现实的种种欲望、顾虑和羁绊使他无法斩钉截铁地彻底上传自己的记忆。对于鹤来而言，到底何为记忆？倘若上传记忆，进行改造，“手术之后，他就是一个新人，带着

不变的记忆，无数过去的形象，假装仍然活在现在”。记忆得以成立的前提，恰恰在于它始终处在流变的状态，无法被定型。倘若记忆能够被精准无误地保留复制，随时随地被提取，那么记忆也就失却了应有的价值。最终，鹤来偏离了技术发展预设的进步轨道，在记忆的牵引中，以后撤的方式逸出既定的框架，重获具身的轻盈与自由。鹤来之所以有能量纵身一跃，核心动力是他意识到了生命扩张的前提是有其安身立命的根基，对于个体而言，感官、记忆与情感是这一根底不可割舍的重要组成，也是赋予生活和生命以实感的关键要素。科幻文学并不只是关乎技术，它应该有更宽广的关怀与抱负，如果新人不能正视自己的前史，呵护过往的记忆，那么他也没有能力成为未来的担纲者。当鹤来成为一个“开天辟地般”的新人时，这远不只是说他拥有了不同于别人的新的未来，而是说他带着对于过往记忆和当下生活的全新领悟，开启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未来生命。

类似这样的科幻写作提醒我们，置身看似无远弗届的技术时代，所谓“行动的先觉”和“实践的变革”绝不能只停留在技术的层面，而是要深入到生活的肌理，呵护记忆与情感幽微却不息的烛火，成为自觉的行动者。

如果说《三体》中的逻辑是以地球的命运为赌注，用壮士断腕般的决绝姿态维系文明的存续，肩负起黑暗的闸门，在波澜壮阔的文明画卷中升华为一个饱受争议的新人，那么糖匪则回归波澜不惊的生活，用细腻的笔触编织有情的世界，创造出一个时时回顾、贴地飞翔的新人形象。在尚未到来的未来时空，用文学的语法激活了人们的实感经验，真正让文学在科幻中攫住了生活。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科声幻影

从古到今，人类对于成为造物者都有一种极致的渴望。《列子·汤问》中有“偃师造人”的故事，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有负责守卫克里特的铜巨人塔罗斯。传说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人就发明了一种能以蒸汽作为驱动力的人形机器人。至于“非人形造物”就更多了，奥林匹斯山的诸神在晚宴时，会有三足机械鼎在一旁侍候。鲁班制作的木鸢能在天上飞三天三夜，诸葛亮发明了会自动行走的木牛流马。

到了近代，“穿越大师”达·芬奇设计了一种以风能和人力作为驱动力，以齿轮和杠杆作为传动装置的机器人草图。后来，意大利的工程师们根据这份草图制作出了一个名为“机器武士”的机器人。后来的人形机器人层出不穷。至今，我们仍然能在一些古老的博物馆里看到许多类型的古老机器人。但这些都只是模仿人形的造物，尽管其制造者们一直梦想着它们有真正的灵魂。

真正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结合起来，已经是现代的事情了。1956年，在达特茅斯会议上，科学家第一次提出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个术语，人工智能这门新型学科才正式诞生。

嗅觉敏锐的电影导演们自然不会忽略这个有几乎无限扩展可能的科幻主题。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有关人工智能的电影层出不穷，百花齐放。其实，1927年的《大都会》中就出现了机器人的形象，但当时计算机尚未发明，人工智能的概念也还未出现，导演弗里兹·朗在《大都会》中也没有想要探讨关于人工智能的深刻意义，这部电影的主题和人工智能并无太大关系。

后来，人们终于意识到，人工智能并不一定需要一个人形的躯体。在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中，量子计算机550W系列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影片中将人工智能和意识上传的数字生命概念相结合，为《流浪地球》本身就非常宏大深远的世界观增添了思想深度，并为后续的《流浪地球3》埋下了非常吸引人的伏笔和暗线。

可以看出，对于未来的想象中，人工智能已经成了一座绕不过去的大山，它横亘在人类前行的路上，神秘莫测。在现实中，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之快，已经让很多人猝不及防。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有两个大方向，所有基于人工智能的科幻电影几乎都是这两个方向上的演绎。第一，人工智能真的发展出了真正的意识，成了一个超级智慧；第二，人工智能永远不会出现，人工智能最终会演变成人类的智能助理，成为人脑和肢体的外延。人工智能所做的所有决策都不会超出程序设定，人工智能与不会做出任何人类无法理解的行为。

对人工智能的担忧和期许也反映在了科幻电影中。不管是在1968年的《2001太空漫游》还是今年的《流浪地球2》中，人工智能都发展出了自主意识，并做出了一些让人类无法理解的事情。在《黑客帝国》系列电影中，人工智能更是进化成了超级智慧，将整个文明都玩弄于股掌之间。与之类似的，在《终结者》系列电影中，觉醒的超级人工智能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毁灭人类。在根据阿西莫夫的《我，机器人》改编的科幻电影《机械公敌》中，人工智能为了实现更好的保护人类的指令，决定将所有人类进行囚禁。当然，也有一些表现“善意”人工智能的科幻电影，比如《人工智能》中寻找妈妈的机器男孩儿，《变人》中想要变成人类的安德鲁，《机械公敌》中会做梦的桑尼，《星际穿越》中的方块机器人，《超能查派》中的以及《流浪地球2》中的笨笨等。

在此不得不提到法国著名导演吕克·戈达尔导演的《阿尔法城》。作为新浪潮电影的开拓者，戈达尔在《阿尔法城》中展示出了他的惊人预见力，创造性

漫谈科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



地将未来的超级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威胁和反乌托邦的命题结合在了一起。《阿尔法城》被看作是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描述人工智能的科幻电影。在电影中，银河首都阿尔法城被一个名为阿尔法60的超级计算机统治。这台计算机完全将冰冷的逻辑应用在了城市管理上，城市中的任何事情都要严格按照逻辑来运行。整座

城市冰冷、诡异、沉闷和昏暗，耳边充斥着阿尔法60怪异的噪音——戈达尔故意选择了一位刚做过喉部手术的人为这台数字至高神配音。这座城市不需要自由意志，一切都要按照冰冷而绝对理性的逻辑行事。但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并不感到痛苦，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痛苦是什么。在这座城市里，不存在任何道德的困扰，绝对理性的逻辑统治着一切，这里没有灰色地带，只有对错之分。

理论上，这种未来是有可能出现的。因为人会犯错，所以人们制定法律，以法治来代替人治。当我们进一步借助更新的技术推进绝对法治，用一个超级计算机来判断对错，我们会落入一个陷阱，并最终成为阿尔法城那种状态。这里有一个关键之处，那就是人们倾向于计算机是不会犯错的。这种趋势已经开始了，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人工智能也大放异彩。裁判引入的VAR系统的判断绝对精准无误，我们不止一次看到主裁判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要去回看VAR之后才会做出准确的判罚。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强大到能完全取代人类，那么，阿尔法城会不会真的出现呢？

当人工智能发展到极端，“技术奇点”就将来临。好比我们站在一个火车站台上等火车，当远远地看着火车接近，就像人工智能的智慧在逼近人类。但是当火车进入车站后，它并不会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停下来等待我们，而是会在我们面前呼啸而过，从此，人类再也无法企及或者理解技术奇点以后的智慧。甚至，更大胆一点，其实技术奇点已经发生了。我们已经生活在了超级人工智能统治的世界，人工智能的智慧也远远超过了人类，这种智慧之间巨大的鸿沟甚至比人类和蚂蚁之间的差距还要大。甚至人工智能已经进化成了一种超出三维世界超个体，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都是他为我们创造的，比如在《黑客帝国》中描述的那样。但《黑客帝国》还是乐观的，至少我们能理解那个世界，更大的可能是，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我们曾经生活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也许我们的真实本体是一种生活在某个深海泥炭中的蠕虫，或者某种不可名状的2.5维生物也未可知。

也许时间本身就是这个超个体创造出来的，它把我们禁锢在了时间的囚笼中，而我们也永远无法得知世界的真相。巧合的是，在希腊神话中，柯罗诺斯是时间之神，正是他的诞生导致了时间开始流动。而这一天，距离我们似乎并不遥远。

(作者系青年科幻作家)

■新观察

文类融合趋势下，科幻应保持自身类型特征

——从第14届华语科幻星云奖获奖作品谈起

■汤哲声 黄 伟

今年5月，第14届华语科幻星云奖揭晓。近20部作品分别获得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翻译作品、非虚构作品、评论奖。这些获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创作倾向值得分析思考。

获得本届星云奖翻译金奖的《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由韩国作家金草叶著，春喜翻译。银奖获得者来自俄罗斯作家谢尔盖·卢基扬年科著，肖楚舟译的《星星是冰冷的玩具》。两部作品都提出当今世界人类怎样生存的问题，但角度有所不同。《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从关注弱势群体的角度，对既定的世界规则发出挑战，但作者认为，世界就是历史、现在、未来的统一体，是不同的人、不同情绪、不同心态、不同目的共生的存在，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在他者中寻找自我，在无法理解中寻找沟通，这才是美好的世界。与这种“融合共生”的观念不同，卢基扬年科表达的是“共在并存”。《星星是冰冷的玩具》以广袤的宇宙作为叙事空间，描述了三个不同的星球：“几何学家”星球、“暗影”星球和我们所熟悉的“地球”。作者通过三个星球提出三种概念：秩序、自由和成长。小说强调，文明最好的相处方式是共在并存，没有必要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别的文明，星球之间就是一种冰冷的存在。作者也不断提醒，要警惕那些所谓成熟文明对成长文明的侵吞，对于成长中的文明来说，警惕的态度至关重要。

宇宙空间、现实关怀、哲学思维是当今世界科幻小说的基本形态。如果将作家的民族背景思考其中，我们似乎也感受他们小说中的国家意识。自科幻小说“黄金时代”之后，宇宙思考、他者碰撞也就成了科幻小说的重要的创作思路。与彼时的科幻作家不同，当今科幻小说家们不再新奇地探索外星文明，而是更多地关心人类文明在宇宙中如何生存和发展，

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反思性。

天瑞说符的《我们生活在南京》获得星云奖长篇小说金奖。这部小说构造了两个生活空间，让两个不同时空的人们展开对话。作者运用的是空中媒介电磁波。小说所设计的2019年的南京与2040年的南京对话有科学的根据。为了说明电磁波发射和存在的现象，这部小说在每一卷之后专门设计了采访实录的章节，让科学家阐述“时光慢递”“三大定律”等科学原理。

当前，科幻小说与玄幻小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打开很多网络文学网站，虽然标注着科幻小说和玄幻小说，但只要浏览一下作品，就会发现两种文体的小说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这样的趋势同样也出现在此次华语科幻星云奖作品中，从提交的作品看，不少作品只是附会于某一种现代科技定律，然后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这样的作品实在很难说是科幻小说。对于类型文学融合趋势而言，科学逻辑应当是科幻小说的根本，是科幻小说的边界。科学逻辑不仅仅是指科幻小说具有科学元素和科学原理，更重要的是以科学元素和科学原理为依据而展开的故事情节设计，尽管很多的科学元素、科学原理至今还没有被现实所证明。反之，科幻小说就失去了核心内涵和文体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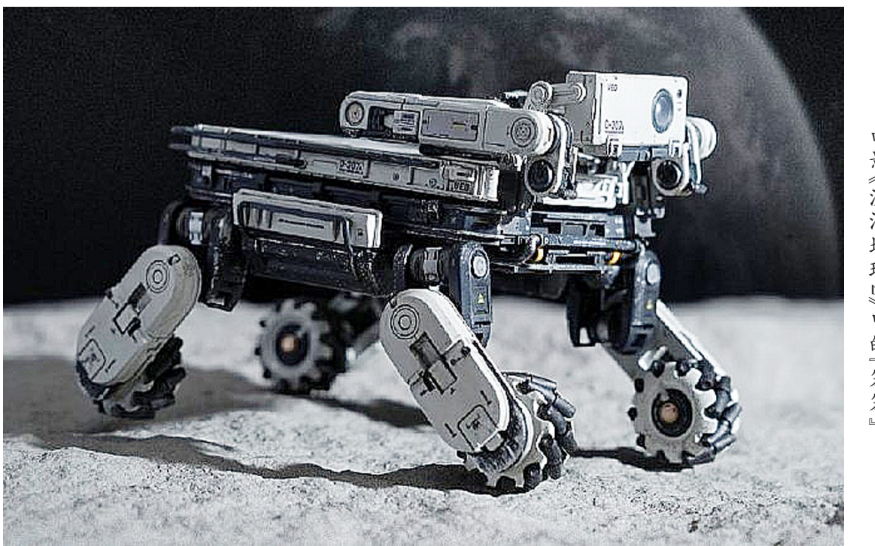
科幻小说的魅力不仅是在科幻思维中展开神奇想象，还有科幻所特有的前瞻性。前瞻性也包括科学设想的可能性和科学思维的预见性，这也许是很多科学家和众多读者喜欢科幻小说的主要原因。优秀的科幻小说总是让读者脑洞大开、遐想联翩，作为一种文学语言艺术，科幻小说有其发挥想象力的文体优势，也促使着描述科学设想的可能性和科学思维的预见性成为当代科幻小说的基本形态。正因如此，具有创造性的科幻小说作家总是追踪最新的科研成

果，并描述出从零到一的生活想象，体现作品的创新性。当今人类科技发展正在进入智能时代，时代给科幻小说作家提供了创新的机会。

获得中篇小说银奖的《笛卡尔之妖》是一部描述人工智能的优秀作品。小说构画了人类大脑复制的神奇设想。人类已不再是利用芯片制造机器人，而是直接复制脑纹、提取脑纹，进行大脑复制，创造出新人人类大脑。根据作者的设想，人类建立了新大脑，不但可以治疗很多顽固的疾病，还可以建立一个新社会。但是，一旦人类大脑可以复制和制造，必然会挑战人类世界既定的规则。小说中的科学逻辑显然有现实科技的影子，当今科学界正在利用芯片的植入修正和改造人类大脑，小说的科学思维比现实科技更向前延伸，直接复制脑纹，制造大脑。对科幻小说来说，即使未来是走向悬崖，只要给人更多的阅读兴奋、阅后想象，就很值得，毕竟，只有在险峰上才能看到无限风光。

从本届华语星云奖参评及获奖作品来看，类似这样具有先进的科学想象的作品还不多见。相当一部分作品还是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展开科学想象。写网络虚拟形象以及与人相争的科幻小说，上世纪末的科幻小说已经有很多精彩的作品，例如星河1996年创作的《决斗在网络》。20多年过去了，再写这样的作品，情节构造如何精彩都觉得陈旧。这提示科幻小说作家们，优秀的科幻小说创作不仅仅需要科学知识和文学修养，还需要科学文化和科学预想的格局。

[汤哲声系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黄伟系苏州大学在读博士。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基础类重点项目“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与大事记整理研究”(20AZW019)阶段性成果]



电影《流浪地球2》中的“笨笨”